

◀上接 B02 版

我在海南找老兵

“我从翁天港乘帆船渡海，日军军舰不断开枪向帆船扫射，幸而脱险逃到广西省宜山县，投考黄埔学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第八总队第四队。”说起当年渡海的惊险，邢定标不禁握紧拳头，声音放大，情绪变得激动。

回忆在黄埔学习的日子，邢定标说，由于当时军情紧逼，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，缩为六个月为一期。“军事教学日夜进行，学生都戎装待命，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战斗。”

1940年3月，邢定标被派往抗日前线，和部队驻守广东博罗县城。日寇用飞机大炮向守城部队狂轰猛炸，战斗异常激烈，双方伤亡惨重。令邢定标痛心的是，自己的侄儿邢谷雄也参加了这场战争，结婚不满一个月的他，在敌人的炮火中牺牲了。“我当时就想着要为侄儿报仇，所以受伤以后，包扎好继续上战场杀敌。”最终日本人弃城败退，邢定标也因在战斗中立功，升为防毒排上尉排长。

郑新忠说，想看看邢定标的抗日纪念章。在家人的搀扶下，邢定标走到书桌前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棕色的月饼盒。“这里面装的是我家最宝贵的东西。”盒子里整齐摆放着一条红色领带，这是几年前邢定标花50元钱买来，专门为每年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聚会准备的，还有一条妻子的项链，剩下的就是两块由官方和民间颁发的抗日纪念章了。

总是挂着一脸微笑的邢定标说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，早上还会去文教镇街上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，生活过得很是悠闲。老人阅尽沧桑后的豁达令人动容。

“父亲从缅甸送我回国参军”

在文昌市定芳办事处流坑村，我们看望了当年被父亲从缅甸送到黄埔军校参军的抗日老兵邢谷颖。

今年93岁的邢谷颖披着一件黑棉袄，坐在凳子上，深埋着头，两条纤瘦孱弱的腿交叉搭在一起。当得知郑新忠是从河北一路骑行来海南看望老兵时，他抬起头惊讶地说：“这么远啊！不容易，不容易。”

邢谷颖出生在泰国曼谷，抗战爆发后，饱含爱国之情，邢谷颖的父亲邢定光除了捐物筹款，还毅然远涉重洋，亲自把大儿子邢谷颖从曼谷带到贵州，报考黄埔军校17期26总队。

记者在邢谷颖的家中发现一张黑白过塑照片，上面写着“黄埔军校17期26总队第8队旅泰侨生毕业纪念”。照片上19个身着戎装、英姿飒爽的年轻军人，站在右下角的就是邢谷颖。将照片递到邢谷颖眼前，老人拿起放大镜，用苍老枯瘦的手，一一抚摸过相片上同窗们年轻英气的面庞。“当年我们19个人是一起从泰国去黄埔参军的。”老人长叹。

熟悉的面庞勾起了邢谷颖心中最不平凡的记忆。他回忆说，当时在黄埔军校还没毕业，因前线官兵死伤太多，整个部队就开赴前线，提前开始了兵戎生涯。“冲锋时，前面的整排部队倒下去，后面部队又整排冲上去，尸体堆积如山，非常惨烈。”他说，自己也是很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因兵荒马乱，又没有通航到泰国的条件，邢谷颖回到了

海南老家。

改革开放后，邢谷颖终于和泰国的亲人联系上，几年前弟弟来文昌老家看望了邢谷颖。“兄弟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。”邢谷颖的儿子邢治义说，自从70年前邢谷颖和爷爷在贵州分别后，直到爷爷奶奶在泰国去世，都未能再见上一面，这也成了邢谷颖心中最大的遗憾。

“父亲很少和我们提起以前的遭遇，直到他和泰国来的叔叔见面说话时，我们才知道他曾坐过牢。”邢治义说，家里曾有一把赠与黄埔军校毕业生的“中正剑”，这些年没看到了，可能是被父亲扔了。

志愿者捐钱捐物  
关爱老兵

由于历史原因，不少抗战老兵都曾饱尝艰辛。为了不让老兵们抱憾离世，海南一群志愿者和媒体人怀着极大的热忱，自发寻找老兵，为老兵们送去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。

网友“十二角”在三亚工作，从去年开始关注抗战老兵。“我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帮助抗日老兵的报道后，深受感动。我联系了该基金会创始人孙春龙，也想为关爱老兵出一份力。在孙春龙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海南一位关注抗日老兵的媒体人。从去年9月到现在，我和他一起开车看望了每位我们能找到的抗战老兵，每个人都去看望了两次以上了。”

网友“姜博宁”在一次北京的进修班中，认识了广东梅州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。受其影响，“姜博宁”也开始关注海南的抗战老兵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梅州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专门拨付了10万元基金用于帮助海南的抗战老兵。“以前都是我们志愿者去看望老兵的时候，给每人送几百元的慰问金。有了这10万元基金后，我们每个月固定给海南9位符合要求的老兵发放600元以上的补助。”

除了自己出力，网友“十二角”和“姜博宁”还带动了身边不少亲朋好友加入志愿者队伍。如今，海南关注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人数从最初的几个人增加到40多人。

今年8月29日，梅州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的3位志愿者来到海南，带着茶叶和月饼等物品，看望了云昌舜、植德英、周学而3位抗日老兵。

当周学而从房间走出，看着摆放在他桌子上的礼物和纪念品，又听到志愿者介绍她们是从梅州赶来看望他时，瞬间被感动，竟捂着脸大哭起来。周学而说：“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抗战的海南人有很多，可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了，自己真是既孤独又幸运。”

老兵是“抗战活化石”，除了给与老兵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关怀，也有人为了抢救老兵的记忆而努力。几年前海南日报记者采写的《大山深处的93岁独腿老兵》《侨生慷慨赴国难》《历史从此无声》等文章，通过采访老兵本人及他们的子女，详细记述了这些老兵抗战时期浴血沙场的经历，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

其中2013年刊登的《大山深处的93岁独腿老兵》一文，报道了曾参加中国远征军，在缅甸战场上中弹被

截取左腿，但一直未被政府承认身份的老兵秦崇议。11月，记者去琼中探望秦崇议时，他的儿子说，去年8月，海南省民政厅专门赶赴广西进行调查，最后核实了秦崇议的身份，并给他发放了残疾军人证。“现在父亲每个季度有9700元的补助。去年收到政府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，父亲潸然泪下，说能够得到政府的承认，他死而无憾了！”

“民间志愿者对抗日老兵的关爱，让他们在时日不多的晚年感受到更多温暖，除了出于人道主义，也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尊严。”网友“十二角”说。

我们在和时间赛跑

每拜访一位老兵，为表示尊敬，临走时郑新忠都会给他们敬军礼。面对久违的军礼，很多老兵会努力挺起弯曲的脊梁、举起微颤的双手回敬。他们如今的军礼，就如同岁月在指尖划过时留下的痕迹。

“老兵们就像寒风中树上的叶子，随时可能跌落，岁月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一同探望老兵的路上，郑新忠翻看微信朋友圈时得知，今年2月份他在湖北荆州看望的100岁抗日老兵黄应开，已在10月份过世了。也许在记者敲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就会有某个老兵在角落里悄悄离去。

采访过程中，大家意外发现92岁的文昌老兵陈立轩在11月初刚刚去世，98岁的琼海老兵杨全杏也在两个月前离世了。

陈立轩的事迹曾被媒体详细报道，而关于杨全杏的详细资料无法找到。记者陪同郑新忠来到陈立轩和杨全杏的墓地。坟冢都在距离他们家不到800米的地方。新修的墓地上还没有任何碑墓，来往的人也不知道这里埋着谁。坟冢旁的黄色野花和青草随风摇曳，两位老兵随着这堆黄土，从此湮没在岁月深处。

郑新忠的自行车前，挂着一面自己做的旗帜，上面写着“丈量从北平到北京的距离”几个字。“北平到北京的转变，包含着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历程。先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才有了后来新中国的成立，所以我们要缅怀这段历史。”他说，女儿已经16岁了，这两年暑假妻女专门坐火车到厦门、武汉和他团聚，一家人一起去看望老兵。“女儿专门做了贺卡送给老兵。我希望让她从小对这段历史有认识，这样等她长大也能慢慢理解我了。”

记者单独拜访几位老兵时，没有给他们带去任何物品，但老兵们都非常兴奋。告别时，虽然一再推辞，老人们仍坚持要把我们送出村口。走远后，回头看，他们依然拄着拐杖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的背影。

志愿者“十二角”说，他每次去的时候也是这样。“因为老兵们太渴望与人交流，太渴望得到尊重与认可了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大家要尽最大努力，让老兵们在有生之年，有尊严地活在他们曾经守护过的国土上。”

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，这是一个国家心灵的救赎。■

（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计思佳摄）



老兵许乃斌。



老兵周学而。



邢定标为自己的老兵身份感到骄傲。



老兵秦崇议。